



科影记忆

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 编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科影记忆

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 编

2013 • 北京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科影记忆/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编.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 - 7 - 106 - 03582 - 2

I. ①科… II. ①北… III. ①电影制片厂—北京市—
纪念文集 IV. ①J94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0938 号

责任编辑: 崔 巍

封面设计: 某 某

版式设计: 杲 杲

责任校对: 紫 薇

责任印刷: 张玉民

科影记忆

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 编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ym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28.5 字数/483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106 - 03582 - 2/J · 1382

定 价 68.00 元

《科影记忆》

编辑委员会

顾问：万迪基 刘建中 王晞建 薛大力

主任：高峰

副主任：薛继军 张晓光 赵布光

委员：谢九如 张力 张跃 高欣月

编辑部

主任：孟兰云

主编：舒欣

编辑：剧秀山

参与工作人员：叶穗萍 刘艳 李军 宋爽 张西义

宋京京 王坤 杨佳 夏清

序

大约一年前，北京科影咖啡厅开张了，当年纪念科影成立40周年时党办收集的有关科影历史的照片，大大小小地钉满了半面墙。那些彩色照片很容易让围观的年轻人们在指指点点中哄笑起来，因为他们发现了不少被叫做老师的前辈们的曾经的青涩。很快他们就放弃了在彩色照片中寻找熟悉面孔的念头，虽然几十年前科教电影的拍摄场景对他们来说具有教科书般的价值，但照片上的主人公毕竟大多是他们前辈的前辈，甚至是前辈的前辈的前辈，当老师们向他们谈起那些曾让老师们崇拜不已的名字时，他们也更多的是静静地听着，直到提起某某电影、某某奖或者某某人的老师时，他们才会共鸣似的点点头。

大约半年前，冬日难得的明媚阳光透过新开的天窗，洒满了伪满映遗留下的摄影棚大厅。这座已有将近70年历史、历经5个电影机构并最终沦为仓库的砖木结构老房子，经过几个月加固整修，在保留了原有建筑结构的基础上，变身为一座风格独特的员工餐厅，而餐厅开业的第一餐，就是接待离退休老同志的新春团拜会餐。180多位老同志瞬间就把这老房子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在举杯穿行的前辈们之中，有不少那些黑白照片上的面孔，脸上洋溢着那些青春的色彩，回放着那些曾经的辉煌……

今天，发端于3年前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50周年纪念活动的回忆录《科影记忆》终于要付梓开印了，这一篇篇文章零星看去只是一段段历史的碎片，但当它们聚集成书之时，却分明勾勒出了科影厂50年的历程。虽然这些记忆有些只是一些点滴小事，有些已经变得模糊甚至不尽准确，但它们无不是最切身的感受、感怀与感悟，无不流露着对科影最真挚的感情……

谨以此书，向所有为科影厂发展作出努力和贡献的科影人、向参与回忆录编辑出版工作的全体同志、向那50年的风雨岁月和辉煌历程致敬！

目录

序 / 001

科影,我的成材之地 丁 建 / 001

南厂杂记 于 晓 / 005

个性与宽容 于中宁 / 009

难忘的回忆 于秀芝 / 013

岁月如流 万迪基 / 018

一鸟两翅 辉煌在册 马玉成 / 022

我比科影大一天 王 蔚 / 026

淋漓翰墨塑国魂 王君壮 / 029

——苦禅大师创作巨幅《盛夏图》拍摄回忆

齿孔中逝过的年华 王爱珍 / 034

对师傅的点滴记忆 王新勇 / 039

那些科影的日子 方 燕 / 045

难忘的创作研讨会 邓葆宸 / 049

往事琐忆 石梅音 / 054

五十年闪回 史久正 / 058

录音棚里流过的岁月 史家振 / 063

用一生书写自己的历史 白燕生 / 067

万厂长印象 丛志敏 / 071

科影——学科普的天堂 冯振志 / 075

八年抗战大亚湾 司徒新蕾 / 079

往日拾零 乔秀如 / 083

难忘的岁月 艰苦的历程 任清静 / 085

“非专业”导演和专业摄影师们	刘 方 / 089
画不完的画	刘 宁 / 093
照明车间的春节聚餐	刘 勇 / 101
与水下摄影结缘	刘 耕 / 103
麋鹿的眼睛及其他	刘 竞 / 107
——几段有关科教电影的拍片记忆	
我干照明这些年	刘同会 / 110
刚进厂的那一年	刘志雄 / 113
《杂记女杰》拍摄流水账	刘振才 / 116
“一〇·八空难”纪事	齐树平 / 119
为大地盖“被子”的影片	齐树平 / 125
——《地膜覆盖》拍摄前后	
留住美好的回忆——五十年故事点滴	闫永铎 / 129
他在科影成长	安为民 / 133
特技摄影二三事	安源生 / 135
在科影录音车间的日子	许启珍 / 140
我的科影人生	孙兴远 / 142
我是一个杂家	麦 一 / 145
我的艰难转型	苏庆谊 / 149
那些青春的日子	李 军 / 151
科技进步推动了我厂录音事业的发展	李之春 / 155
南极纪行	李东风 / 162
祝贺厂庆	李连生 / 167
热爱科教电影的日子	李昭栋 / 168
我和科影	李洪琛 / 175
快与慢的寓言	杨杰亭 / 179
尘封已久的趣事	杨俊维 / 181
走出国门拍电影	杨恩璞 / 187
我们不是“敢死队”	吴慧君 / 196

不能忘却的记忆	何祖渠 / 198
难忘的岁月	邹声通 / 203
佛之光	忻迎一 / 214
年轻的科影	张 力 / 217
我和我的师傅们	张 晖 / 221
科教片与我	张 清 / 225
一封来信	张文华 / 230
那一次登山	张征然 / 236
忆幸事、趣事与惨事	张宝义 / 239
别了,老三	张砥生 / 244
地震之后	张铁臣 / 252
何厂长的营造梦	张铁林 / 254
拿着红头文件拍电影	陈 勇 / 257
往事可待成追忆	陈亚南 / 260
美好的时光 永远的怀念	陈显忠 / 264
——追忆影片《大寨田》和我们的特技工作	
无梅的选择	季 德 / 269
北京科影就这样成立了	金恒勇 / 274
风吹过,落叶满地	金铁市 / 276
在这里实现追求	金辅堂 / 279
岁月如歌	孟兰云 / 284
回家	赵布光 / 288
追忆流逝的时光	赵亚民 / 291
科影最初的住与行	赵衡钧 / 295
反“四人帮”斗争中的科影团支部	钟大丰 / 298
话说五十年前	袁尧柱 / 301
新疆记忆	袁明福 / 305
流不走的岁月	莫 骄 / 313
我对照明工作的理解	贾永杰 / 320

我与科教电影结缘	徐引弟 / 324
纳西回忆	徐利军 / 335
秋之回忆	徐言江 / 347
父亲、我和摄影机	郭 慧 / 353
回忆 1987 年全国科教电影研讨会 及一篇论文的写作的背景	郭宝通 / 356
《让生命永存》背后的故事	
郭宝通 邓葆宸 孟传辉	李明伦 / 360
《昆虫世界》摄影实践	郭奕耀 / 367
在那高原上	海潮明 / 372
——记拍摄《万里藏北》的日日夜夜	
往事堪回首——我在科影三十年	曹 鹤 / 388
记忆的青藤	梁 钢 / 392
一个电影老兵的回望	鲁 明 / 397
科教动画事业,有苦有乐也有情	楼青蓝 / 403
照明纪事	照明科 / 408
初见科影厂	蔡之忠 / 410
人生中的十七年	蔡全永 / 413
电影为科学家和美术家牵手再续华章	蔺传新 / 416
——忆拍摄《蒋兆和的国画艺术》	
三十年个人创作总结	廖 桦 / 419
回忆六十年代送片下乡	廖锡英 / 425
土法拍《草海》	薛岸平 / 428
纵横科海五十年	薛殿玉 / 432
——北京科影技术发展历程回顾	
	编后记 / 4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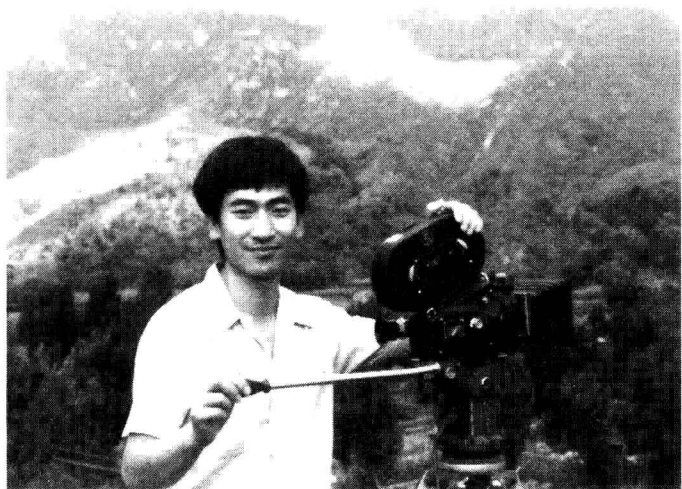
科影，我的成材之地

1979年6月，我从某重型机械厂调入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当时我的感觉是科影厂的人数怎么这么少，仅五六百人而已，比起我曾经工作过九年的大型机械厂近万人职工相比真是少得可怜。一开始我并没有意识到仅这几百人竟是我国最大最专业的科教影片生产基地，在这个小单位里有着我国科教影片生产的最优秀的编导、摄影师、录音师及照明、美术师等，正是他们这些骨干为我国的科教影片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科影厂不仅人杰，地理位置也极为优越，富于悠久的人文传统。科影厂所在地是清代的德贝子府的旧址。它东面是临楸贝子府，也叫庄静固伦公主府，50年代初改为现在的积水潭医院。北临风景秀丽的什刹海西海，西海有着说不完的名人故事，周围曾经有过香火兴盛的寺庙和繁华的码头。向西隔街相望的徐悲鸿纪念馆曾是契园菊园，50年代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董必武、邓小平等都曾在这菊园赏菊作诗。这里真可谓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宝地。

科影曾经有自己的洗印车间。我刚进厂就被分配到洗印车间担任洗片员，具体工作就是将前期创作人员拍摄的胶片冲洗出来。这活儿看似简单其实责任重大，洗片员在冲洗这些底片时不能有丝毫马虎，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会将前期创作人员辛辛苦苦拍摄的素材毁之一旦，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及时间的浪费，有的镜头也许根本无法再补拍到。

我们这些刚进厂的年轻人非常幸运，因为科影厂有着非常好的优良



丁建工作照

传统，师徒关系融洽，同事关系友好，老一辈工作者尽职尽责，耐心细致地教我们掌握工作技能。刚开始时为了不出差错，老师傅们会一直陪着我们干完所有的冲洗片子才下班，使得我们很快就能独立工作。他们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感动了我们，也使我们从老一代电影工作者身上学到了许多好的东西，并在以后的工作中继承发扬光大。大家之间互助互学，有困难互相帮助，有不懂的虚心请教，不管老少职工有任何工作上的难题和生活中的困难都会有人指导和帮助。在洗印车间的六年间，和谐的同事关系及良好的学习氛围使我受益终身。

因特殊的历史原因，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受过完整的正规教育。我小学没读完，中学未毕业，年仅16岁就走上了工作岗位。进入科影这样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单位后，我深深地感到文化水平欠缺，对今后的发展极为不利，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适应今后的工作需要，必须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我当时已考入西城职工大学学习英语专业，但有的人冷嘲热讽，说那算什么大学啊，瞎耽误功夫，况且当时国家还没承认这个大学的资格。我选择退学去参加国家承认学历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尽管不久国家也承认西城职大学历，但我无怨无悔。根据工作的特点和个人的情况，我参加了艰难的大学自学考试。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取得了自学考试大学专科毕业文凭。后来工作发生变化而不得不暂时停止了大学本科课程的学习和考试，仅差《中国古代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两门课程未考，没能取得本科学历。

1985年洗印车间解散，我也不知道我能在科影什么岗位上工作。那年我已经31岁了，当时摄影科只要30岁以下的男青年，而且特别强调要有一辈子当职业摄影助理的打算，没有什么机会提升成为摄影师。我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宁肯当一辈子职业摄影助理也要到摄影科。随后几天，我找到摄影科长刘俊青，和他谈了许久。可能是我的真诚和执着感动了他，他最终答应了我的请求，同意我到人事科办理调入手续，从此我成为了摄影科的一员，一名职业摄影助理。

摄影科的工作跟我以前十几年间从事的几项工作有很大差别，我觉得很有新鲜感。虽然只是在摄制组内干些扛摄影机、变焦距镜头等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的工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打杂，但我还是感到很知足，很高兴。因为我已进入了摄影专业的圈内，有机会了解此专业，感受此专业，这是我从小就十分喜欢的专业，可以说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

这期间，随着摄制组到各地拍片子，不管多累，多辛苦，也没有打消我对

摄影工作的热情，使我难忘的是到沙漠拍科教影片《沙漠绿洲》。摄制组就住在沙漠边上的工作站里，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到晚上有时我一个人静静地躺在沙漠上仰望天空，看着满天闪烁的星星，有时偶尔几颗流星一闪而过。美好的夜景带给我的不仅是欢乐，因为当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如果我能像天空中任何一颗发光的星星一样，哪怕是发出一点点光也就知足了。尽管明知宇宙中任何一颗星星不见得比太阳小多少，甚至比太阳还大，只不过距离太遥远而显得小罢了。

长期呆在沙漠，人的烦躁情绪与日俱增。有一天，我们摄制组更是遭遇到车祸。那天在转移拍摄场地的路上，正当大伙有说有笑的时候，突然我感到一下强烈震动，原来是车撞到沙漠路上唯一一棵干枯的树干上了！只听几声惨叫后半天处于寂静状态，等醒过味儿来时，我感到脚下剧烈难忍的疼痛。大伙七手八脚把我送到医院。经检查，我左脚踝骨粉碎性骨折，不得不打上石膏，不能走路了。那段时间，多亏制片张卫平在生活方面一直照顾我，我的吃喝拉撒等一切活动都得靠他帮扶。我真的很感谢他。

参与大亚湾核电站的拍摄过程，也使我受益匪浅。当时的我已经入行五年了，仍是一名职业助理，根本没机会亲自从头到尾进行拍摄，整天还是跟在后面打杂。不知道像这样要熬到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亲自拍片子，啥时算是头呀，我不免感到前途渺茫，一度情绪十分低落。

这时，编导司徒新蕾老师看出我的情绪不太好，就鼓励我不要灰心，只要坚持下去，学好本事终究会有用武之地的。经过司徒老师的开导，我增强了信心，在工作中力求认真真，兢兢业业。因为我觉得虽是助理，但厂里把这样一个拍摄任务让我来干，就是对我的认可和信任，对我来说是一个鼓励，我不管怎样也要把这个任务坚持下来并做好。而且这几年来在当助理时，每个师傅都鼓励我好好学习业务，一定有机会当摄影师的，他们是张文田，薛岸平，田清和，刘芸波等。正是他们的鼓励使我坚持下来。而大亚湾核电站长达八年的拍摄，每年需要去三四次左右，每次约一个多月。我参加了其中六年的拍摄。有幸的是这期间能有一次机会去英国和法国拍摄，这在当时是多么难得的美差呀，尤其是作为摄影助理出国在当时是很难的。

此次出国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并且因时间紧，拍摄任务重，短短的半个月要去两个国家，忙前忙后的拍摄，再加上临出国时在香港机场不知打的什么防疫疫苗，身体不适的反应倒也没什么，只是搞的我两个眼珠子通红，

像红眼兔子似的，根本没工夫和心情欣赏那里的风景，甚至连那里的街道什么样都形容不上来，直到回国后眼睛才好利落。

《大亚湾》拍摄虽然艰苦，但在拍摄过程中，我们互相支持，互相商讨，互相交流，同时我更是注意用心学习摄影方面的知识，师傅也鼓励我，指导我拍摄技术，为了更快地掌握拍摄技巧，我购买了许多关于摄影方面的教材、杂志等材料，有时间就看，有机会就练，不懂就问，下决心一定要尽快地掌握这门专业技术。常言道：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经过多年努力，我基本掌握了摄影方面的技术，这时厂领导和摄影科科长刘俊青、副科长王国藩也千方百计为我们这批人的前途着想，经过厂里考核，厂领导同意，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从职业摄影助理正式转为副摄影师，不久，我又被评为中级摄影师，这是我这些年来不辞辛苦，永不放弃努力的结果，更是科影厂老一代电影工作者对我们青年一代辛勤培育的结果。此事也成为我人生发生变化的最大转折点。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1995年我厂与中央电视台合并，我又开始了新的学习和挑战，因电影摄影机改为电视摄像机，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操作起来也有很大的区别，但有科影厂多年来对我的熏陶，培养了我的顽强奋斗永不服输的精神，对于任何困难也勇于挑战和战胜它。

进科影厂30年来，使我的整个人生得到了改变，可以说我的生活、事业、友情、爱好，一切的一切都来自于科影。是科影把我从什么都不懂的年轻人，培养成为一个能胜任影视拍摄工作的摄影师。

我衷心感谢科影厂，感谢老一代电影工作者，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各位朋友，是他们让我成为有用之材。

丁建

南厂杂记

夏末的一天，我站在师大化学系灰扑扑的宿舍楼前，身边放着铺盖卷和一只人造革箱子，等待着科影派来的车把我接到自己人生旅程的下一站。暑假尚未结束，宿舍院里空空荡荡。一辆小卡车缓缓地开进了院子的大门，车还没停稳，从驾驶室里就跳下来一个人。“哟，就这么点行头啊？”他冲我说。行李成了行头？我不觉莞尔，有些忐忑的心也放了下来，这才仔细打量来人：个头不高，眼睛不大，面善且透着智慧。“你是于晓吧！我叫廖烨。”他这一声招呼，已经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事了。

1984年，我和另外7名大学毕业生被招进了科影，算上前一年招聘的大学生，编导室一下子进了20个新人。这两批年轻人绝大部分来自北师大，还有几位毕业于外地大学。像我这样家在外地的不少，都被安排住进了科影位于新街口北大街96号的南厂宿舍。

不记得廖烨是如何把我和我的“行头”交代给了南厂，反正我在这个大杂院里安了家。我对“南厂”这个名字的来历记忆模糊，似乎有人告诉过我这里早先是科影的办公室，也有人说是仓库。总之，大家都叫这个科影的宿舍院为南厂，偶尔也称其为96号。我不喜欢“96号”这个称呼，像个什么暗号，要么就让人联想起病房，比较幽暗神秘，远不如“南厂”来得明快响亮。

南厂不大，里面都是平房。平房里没有上下水管道，记忆中全院子只有两个水龙头和水池，全院的人都在那里洗菜、淘米、洗衣、接水……南厂的那些住房几乎无法用“栋”来做量词，因为它们挤挤挨挨，毫无格局地错落着。估计最早那里只有一两栋平房，后来它们各自长出了分支，横七竖八的，很有些恣意忘形。多年后我在美国接触到建筑巨匠莱特的“有机建筑”理念，他强调建筑应该随着使用者的需要而“有机”地利用空间，仿佛是在自然生长。这样说来，南厂的平房应当是我最早接触到的莱特式建筑了。

我的小窝是坐落在南厂最东北角上的一间北屋。朝东的山墙湿漉漉的，洇着一圈一圈灰黑色的水印子。房顶坑坑巴巴，已看不清天花板原来的模样。门最破旧，大约有五分之一的门板从下面烂没了，和地面形成一条将近一尺宽的



1985年贾否与于晓（右）在科影南厂宿舍

大缝。对这一切我完全不以为意，因为不管什么条件，这都是我第一次真正拥有自己的空间。更何况，刚刚得到一份中意的工作，开心还来不及呢！

新人到厂，第一件事是集体劳动，在厂里的图书馆打扫卫生。那时厂里有不少

藏书，书库占了一两间大屋子。屋里除了书，还堆着一些不用的家具。总之，我的劳动成果是为自己顺了一张大而结实的木桌外加一把椅子。那时没有私有制的概念，反正宿舍也是公家的，所以根本没有自己买家具这一说，也没钱买，连笤帚簸箕都是后勤部门发的，日光灯管坏了也是厂里的电工来换。我就这样乐不可支地享受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记得自己的房租好像只有几分钱，具有十分的象征意义。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每天都有你意想不到的惊喜：晚上躺在床上看书，“噗”地一声，从房顶上掉下来一只四脚蛇，落在你的枕边，惊恐地瞪着你；早晨跳下床，有时是一地的树叶，有时是满屋子雨水，由此你可以准确判断前一晚的天气动向。有一天早上我睁开眼，居然发现屋子中央蹲着一只大白兔，以为是自己的幻觉，揉揉眼，却瞧着它不慌不忙、轻车熟路地跳出了我的大门缝。

一天，科影当时的副厂长张清来到南厂挨户看望了我们这些家在外地的年轻人。不久厂里的后勤部门派木工来给我打了一副新门，漆上绿漆，还配了把新锁，顿时我的小屋焕然一新。后来父母从老家捎来了我的书桌和书架，在北京的亲戚送给我一个大衣柜，自己又在墙上贴了些画，再装点一些饰物，我的小屋俨然是个有模有样的家了。

很多年后我到早已退休的张清老师家拜访，听她感叹：“我一看那环境和条件，真是太差了！那是我们的失职啊。可是你却那么开开心心的，没有一点抱怨。”我才明白新门新锁想必是张清老师安排后勤换的，不过那会儿我的开心却是由衷的。电影于我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自己正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一心想弄明白电影在理论、艺术和技术上的种种，自然顾不上其他。而且

当时的大时代背景仿佛也为个人的心态定下了基调：80年代中期整个国家都充满了解冻后的热情，人们生活贫简却无忧，各种思潮、理论从四面八方涌入，好像刚刚融化了的冰川在互相撞击，产生出巨大的能量。我们这些年轻人带着激情和理想在努力寻求着什么，现在回想起来很傻，却也很纯，没有世故，没有焦虑，有的只是天真、热诚、信念，还有些许反叛。

那恐怕是集体主义时代的末期。我记得编导室的年轻人常常骑着车呼啦啦一片奔到美术馆，看伦勃朗，看亚当斯，还看依夫·圣·诺朗；然后又呼啦啦一片冲到北大去听崔健唱《南泥湾》，唱《一无所有》，跟着学生们一起呼喊；我们骑车去郊外远足，胡侃疯玩；也到紫竹院聚会，针砭时政，讨论电影，探寻我们这一代电影人近期和长远的未来……因为住在南厂的年轻人相对集中，每次集体活动的联络点自然落在了南厂。

住我南边屋子的是动画车间的贾否，我们俩的房间中有一道门，几乎完全不隔音，我们可以随时隔墙聊天。有一次张跃到我这里串门，我正在听一首德彪西的曲子，音乐飘到贾否家，张跃就和她隔墙聊起自己脑中出现的画面，贾否提议可以做一个儿童动画片，两人越谈越兴奋，贾否干脆绕一大圈跑到我这边来。我至今还记得张跃描述的画面：沙滩、脚印、潮水……他随着音乐款款描述着心中涌起的画面，像是在念一首配乐诗。哈哈，回想起来真不敢相信我们也有过如此矫情的岁月。

第一年深秋之后，我那朝北的小屋开始变得冷飕飕的。好几次我梦见自己掉进了冰窟窿，半夜醒来发现自己两脚冰凉，之后冻得再也无法入睡。南厂的房子都没有暖气，厂里派人来给我们装了炉子和铁皮烟囱。一开始我有点害怕，担心烟囱漏气，后来想想周围邻居都这样过冬，我总不至于笨到会把自己毒死的份上，也就坦然了。有了煤炉，屋子里顿时暖洋洋的，每天在炉子上烧一大壶水，也不用天天拎着暖瓶到厂里打热水了。

最棒的是可以开火做饭，还可以随时



2007年于晓在美国自己的工作室

呼朋唤友吃火锅，一大帮人围着炉子吃个痛快，也聊个酣畅。我第一次吃四川麻辣火锅就是在南厂自己的小屋里，那时候北京还没有流行川菜，麻辣烫什么的更是闻所未闻。四川人李明伦亲自出马，配料绝对正宗，记得当时把我辣得七窍生烟，却又馋得放不下筷子。

和李明伦住一个屋的马伟雄来自广西，是个憨厚质朴的小帅哥。有一年入冬前他突然紧张兮兮地叫我到他屋子里去看一样东西。我进屋后他指了指打开的床头柜，我一看，里面是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军大衣。“怎么了？”我不解地问。“我刚才伸手进去拿大衣，摸到一堆软软的东西，抓出来一看，一窝小老鼠。”马伟雄叙述着，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我听后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哪里敢去看他那已经变成了老鼠窝的大衣？忘了这个故事后来怎么结的尾，那件军大衣八成是进了垃圾桶。

1987年我离开科影前夕，编导室的年轻人在南厂为我聚餐饯行。忘了是在谁的宿舍里，三两张桌子一拼，一帮子人围坐着吃喝。当时我非常恍惚，马上就要离开我热爱的科影，离开我敬重的老师们，离开这些和我朝夕相处了近三年的朋友和同事了。那天晚上喝了很多红酒，对未来的茫然令我无从思考也无从感伤。只是隐隐地感到这一刻是我生命中的分界岭，我将脱离温暖而熟悉的人际和事业的怀抱，独自进入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其实在那一刻，我同时告别了自己以及大家的纯真年代。

后 记

多年来每次回到北京，我都会抽空去南厂走一走，总是惊讶在城市现代化风卷残云的时代，这一片“都市里的村庄”竟然得以保留。一位我敬重的美国朋友曾说过：“一个人谦卑的起点往往是最值得怀念的，因为它支起了你未来的全部舞台。”而科影和南厂正是我事业和成年生活的一个谦卑的起点。

于晓

2009年10月于美国南卡罗莱纳州